

3

# 蒋氏帝国

蒋子龙

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袁氏帝国

蒋子龙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帝国/蒋子龙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02-006826-5

I. 农… II. 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2070 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     装帧设计:刘 静  
责任校对:杨益民     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农民帝国

蒋子龙 著

---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574 千字 开本 640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41.5 插页 2

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    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0000

ISBN 978-7-02-006826-5 定价 58.00 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人生历程跌宕展示 人性蜕变深刻剖析

一个农民，他的纯朴和善良，令人爱戴；

一个男人，他的温情和担当，令女人爱恋；

一个能人，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，令村民拥护；

一个狂人，蔑视权力，为所欲为，令官员挠头；

一个犯人，权欲膨胀，草菅人命，为法纪不容。

他，就是郭存先，一代枭雄，从农民到农民帝国之巅峰到阶下囚！

# 目 录

## 上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龙凤合株 .....    | 3   |
| 2. 大耙 .....      | 11  |
| 3. “代食品” .....   | 20  |
| 4. 砍棺材 .....     | 59  |
| 5. 借地 .....      | 74  |
| 6. 抢注 .....      | 94  |
| 7. “土”与“壤” ..... | 106 |
| 8. 火烧蛤蟆窝 .....   | 139 |
| 9. 辩论辩论他 .....   | 170 |
| 10. 拆台 .....     | 190 |
| 11. 四面出击 .....   | 210 |
| 12. 结婚时代 .....   | 242 |
| 13. 女人的命运 .....  | 269 |
| 14. 倒春寒 .....    | 280 |
| 15. 女人和小辫子 ..... | 300 |
| 16. 骂 .....      | 331 |
| 17. 闹 .....      | 357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8. 死 .....   | 393 |
| 19. 光棍堂 ..... | 437 |

## 下 部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0. 转 .....          | 459 |
| 21. 撞客 .....         | 465 |
| 22. 钱的面孔 .....       | 482 |
| 23. 话癆 .....         | 499 |
| 24. 郭存勇死也拉个垫背的 ..... | 519 |
| 25. “软蛋治不了浑蛋” .....  | 537 |
| 26. 逮捕 .....         | 556 |
| 27. 死去活来 .....       | 573 |
| 28. 咸鱼翻身 .....       | 599 |
| 29. 陈康的画技 .....      | 619 |
| 30. 判决 .....         | 638 |

上

部



## 1. 龙凤合株

郭家店——并不是一家买卖东西的店铺。而是一座有着近两千户人家的村庄，坐落在华北海浸区大东洼的锅底儿。当村的人说这里有雨即涝，无雨则旱，正合适的年份少。平常能吃糠咽菜算是好饭，最出名的是村里的光棍儿特别多。历来这个地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谁要在郭家店用砖头打死了人，可以不偿命、不定罪。因为那肯定是误传，要不就是吹牛。郭家店压根就没有过砖，这是个土村，满眼都是黄的和起了白碱儿的土，刮风眯眼，下雨塌屋，因为所有房子都是泥垛的或土坯垒的。没有一块砖的村子，怎么能用砖头打死人呢？

住在郭家店村里的郭德贵，像土坷垃一样老实巴交，就是在盖起两间崭新的土坯房时累死的。他娶的是邻村苗庄高家的姑娘，既是个要脸的又很争气，拜堂后的第二年就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。村里的先生按照辈分给起了两个响亮的名字：郭敬天、郭敬时。并对郭德贵解释说，他有老天作美，时来运转该交好命了。他的父亲实际是他的大伯，因为绝户才过继了他当儿子，到他这儿却一块儿来了两个儿子，这还不预示着要兴旺发家吗？男人这一辈子的任务他一下子就完成一半了，剩下的一半就是给儿子盖两间房子，让他们能娶上媳妇。

可是，要想在郭家店行大运，并不那么容易。自古以来“人”和“口”都联在一起，管人叫“人口”，生孩子叫“添口”，有人就有口，有口就得吃，把粮食就都叫成“口粮”。郭家进入添口一下子多了两张嘴，而且

他们还是穷人家的“圣宝贝”，同时又是讨债鬼，全家得围着他们转，有点好东西全都塞鼓到他们的肚子里。没有几年工夫，高兴有了后的爷爷、奶奶，却在高兴和满足中先后被熬巴死了。

敬天、敬时这两个小子倒是命硬，壮壮实实地长成了半大小子。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，本该高兴的郭德贵却心慌了，他必须早做准备，好给孩子们盖房子。谁都知道，农村有三大累：脱坯、耨地、拔麦子。从挖土、和泥、脱坯到砸夯、砌墙、上脊，最重的活都是郭德贵一个人顶下来的，两个儿子还没有成人，帮不上大忙，再说他也舍不得使唤他们，万一累伤了哪儿可是一辈子的事。就在房顶铺好苇子，他用麦滑秸和了泥，然后甩开大铁锨，一锨一锨地像发炮一般往房上撩……撩着撩着忽然眼前发黑，嗓子一痒，“噗”地喷出一口鲜血。他睁大眼，想一较劲把那锨鲜红的泥巴甩上房顶，不料两臂没有使上力，嘴里发腥，鲜血一口接一口地向外喷，他想合嘴却合不上了，最后竟变成一股血柱喷射出来……整个人随之瘫倒在泥堆上，浑身抽搐，眨眼的工夫一个大活人便气绝而亡。

德贵老婆的娘家，日子也过得紧紧巴巴，帮不了她。过穷日子的女人再成了寡妇，就比死还难了，也因此便没有可顾及的了。郭寡妇埋了丈夫，再请人给新房抹好了顶子，家里的粮食也就全折腾光了。她锁好房门，将脸往下一拉，带着两个孩子就外出讨饭去了。天津、北京、口外、关外，几年工夫她可跑了不少地方，有的时候过年回到郭家店来，年成好的时候在该种地和收拾庄稼的时候也回来。她讨饭有个规矩，赔笑挨骂吃苦受罪求爷爷告奶奶下贱受欺辱只由她一个人顶着，决不让两个孩子活得不像人。她默默地接受了丈夫的全部心愿，必须维护好老郭家的根脉，将两个孩子有模有样地养大成人。每到一处她都先找好落脚的地方，让两个孩子等在那里，她讨回饭来给他们吃，讨得多了会有自己一口，讨得不多就先济着孩子们吃。但敬天、敬时很快就长成了大小伙子，他们怎么忍心看着让老娘一个人受累。这哥俩的长相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样的方脸直鼻，一样的长胳膊大手，天生都是干活受大累的坯子。哥哥郭敬天性情悍暴、狡黠，长这么大就好像没有能让他慊头的事，跟老娘在外面闯荡这些

年,这儿看点门道,那儿学点手艺,竟练成了一个能耐颈,修农具、做门窗、钉马掌、补锅补碗直至制作礼佛的香火,全能拿得起来。而老二郭敬时,性情就敦厚温和得多,像个尾巴一样天天跟在老大的后边,不多说不少道,凡事都听哥哥的。

其实做香并不难,剥榆树皮轧成面儿,再掺上点香料、锯末就行了。所以郭寡妇娘仨以后的出行就变了形式,哥俩轮流挑着一副担子,担子的一头放着香和敬天的木匠工具,另一头是个筐头子,坐着郭寡妇。一路有买卖就做买卖,揽到活就干活,没有买卖也没有活干的时候郭寡妇就讨饭。到以后稍微有点年成,日子一松快,郭寡妇和老二敬时就不再出去了,只有老大敬天一个人外出卖香,捎带着找点活干。四镇八乡,串街进户,好歹卖点香,就有活钱可赚,再顺手找到点活干,主家一般都会管饭,不仅能吃饱肚子也还能挣到点钱,没有钱的也会给粮食,所以他们家的小日子渐渐就算缓起来了。

日子一缓起来郭寡妇就准备办大事了,那就是给儿子们说媳妇。可她刚一兴心张罗,就赶上了一场秋涝,鞭杆子雨时急时缓地下了七天七夜,村子四外成了一片汪洋,她不知道这样的涝雨到什么时候会停,偏又赶上老大不在家,竟抓起口袋,叫着老二就冲进雨里。别的庄稼没有办法了,自己那半亩花生已经有八九分熟了,再不抢回来就会被沤烂,岂不就全糟踏了!地里的水已经没膝深,她不能蹲不能坐,只能弯着腰伸直两条胳膊,将双手插到泥里去一颗颗地抠……娘俩冒着大雨整抠了一天,花生是收上来了,但她的十个指甲却都抠掉了,手指头肿得像小萝卜,白森森地翻着嫩肉。都说十指连心,但在地里的时候她并没有觉得有多疼,当时她确实急眼了,连命都豁出去了哪还顾得上手哇。但同样也在泥里抠索,老二的手指甲就一个都没有掉……

雨停了以后,她把上锅爆干的花生仁掺进炒熟的黑豆里,一并拿到集上花钱做了十几个一巴掌厚、筐头子般大小的花生豆饼,大灾之年这可是救命的宝贝。等到大水一退,南边的灾民就一拨接一拨地拥过来,她用两张花生豆饼换了一个十七岁的安徽姑娘。当时姑娘一家三口已经饿得走不动道了,别小看那两张花生豆饼,够还剩下的

老两口子活半个月的，下卫、闯关东的路上不愁了。

成亲的当晚，娘把敬天和新媳妇推进里屋，自己和敬时在外间屋地铺上秫秸，上面放了被，娘俩就想打地铺了。敬天在里屋的炕上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到了还是冲出来，把娘和兄弟拉进了里屋的炕上。新娘子叫孙月清，吃了两天饱饭后精神立马就缓上来了，清清秀秀地挺招人爱。郭寡妇在外人面前摆出一副心满意足的笑模样，在儿媳面前却总有点过意不去，让人家成天跟婆婆、小叔子挤在炕上算怎么一回事！她心里盘算着在旁边再接出一间屋子，下一步好给老二再说个媳妇，她这一辈子的大事就算圆满了，也对得起没有福气看到的丈夫和老郭家的祖宗。

两个儿子都有的是力气，脱坯、和泥，再垒出一间屋子不算很难，中间开个门，跟老房子连在一块便成了一明两暗的三间房，不等干透了郭寡妇和敬时就搬进了新屋子。就在一顺百顺的时候，郭寡妇的如意算盘被敬时的婚事给绊住拨拉不动了，她自己上心，托人说合，确也碰到过几个茬儿，却没有一个能说成了。时间一长村上就有了闲话，说郭敬天哥俩实际上是共娶一个老婆，有的说是一个月一换，有的说是按单双日一天一倒。后来孙月清生了儿子郭存先，有的说像他爹，有的说像他叔，直到两年后孙月清又生下二小子郭存志，紧接着又生了闺女郭存珠，村里人的闲话也乱套了，说郭家这哥俩真不愧是双胞胎，在这种事情上也平分秋色，大儿子存先肯定是老大郭敬天的，二小子存志更像郭敬时，可老闺女存珠像谁呢？都像又都不像，还是随她娘……

哥俩娶一个老婆在郭家店并不稀奇，还有的哥仨、哥四个只讨一个老婆哪，以郭寡妇的心性不会真的在意这些闲言碎语，哪里的寡妇不受气，一个寡妇带大两个儿子，而且日子过得还不错，那些眼红心气的人说多难听的都有。不管谁是谁的孩子反正都是亲哥俩的，没有外卖，比你们娶不上老婆将要断子绝孙强多了。真正让她提着心的是，老二郭敬时根本没有心思要说媳妇，因为他喜欢自己的嫂子，甚至比他哥哥更爱他的嫂子，每当郭敬天数落媳妇，从小就对哥哥充满敬畏和百依百顺的敬时，总是站在嫂子一边，跟哥哥争。郭寡妇担

心大儿子的脾气,他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,村里的闲话他不可能没有听到过,对众人的闲话没有办法对兄弟还没有办法吗?就怕哪天他急了眼拿斧子劈了敬时啊!

这一天还没到,郭敬天自己却被刺刀挑了。那是一九四三年夏天,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津浦线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个大胜仗,然后来到大东洼修整,就驻扎在大村郭家店。郭敬天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,就到东洼镇集上现买的黄黏米,做了一大锅切糕摆在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卖。大刀队的一个排长吃了切糕却不给钱,郭敬天不依不饶告到了大刀队的队长那里。队长火了,这还了得,大刀队能让日本鬼子闻风丧胆,就仗着纪律严明,哪能容忍这种丑事,立即责问那个排长。排长却死活不认账,队长就跟郭敬天叫板,问他敢不敢对自己的告状负责?队长要在他的切糕摊前用刺刀挑开排长的肚子,如果里面有切糕,排长就活该被挑死,队长替他补上切糕钱;如果排长的肚子里没有切糕,郭敬天就得偿命。

郭敬天不能含糊了,如果他含糊就证明刚才是告黑状赖钱,便当场点头应下这场官司。于是在众人的围观下,队长真的一刺刀捅了下去,然后翻开排长的肚子,果然在里面找到了切糕,郭敬天得到了赔偿。到晚上一个战士又敲开了他家的门,交给他一笔钱,说部队明天一早就开拔,队长说他的切糕做得好吃,让他再做一锅,天亮前送到村口的两棵大树底下。郭敬天连夜将切糕做好,不脱衣服打了个盹,看着天稍微有点开亮,没有惊动家里人,一个人悄悄用小车推着切糕出了门……大刀队确实在当天的后半夜就撤走了,可是天亮后有人发现郭敬天死在了两棵大树底下,同样也是被人用刀开膛破肚,车上的切糕却纹丝未动。他的弟弟郭敬时守在旁边,两眼发直,口吐白沫,像是被吓傻了……傻不傻的倒说不准,被吓哑巴了倒是真的,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说话。

好强的郭寡妇,遭此变故竟一病不起,不到一个月就撒手追大儿子去了。茶呆呆的郭敬时本就从没有当过家、主过事,先埋了哥哥紧跟着又葬母,渐渐地竟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脸上不知多长时间没有过水了,头发老长,脏兮兮的披散下来遮住了大半脸,大白天的

也如活鬼一般。干活的时候也会随便抓根绳子将乱发往后面一系，但日积月累那脑袋上可就有货了，夏天打麦子免不了会有麦粒掉在乱蓬蓬的长发里，偏巧没过几天又淋了一场大雨，不久就在他的头顶上长出了麦苗……但，无论别人怎样看他，怎样说他、逗他、笑他乃至骂他，他全没有反应，不知他是耳朵真的听不到了，还是听到了不理睬？说他傻不像真傻，说他疯也不像全疯，该吃饭时知道吃饭，该干活时也知道干活，只要一没有事了就来到村口，坐在两棵大树底下愣神儿。夏天经常就睡在树底下，除非他嫂子来把他拉回家……惟独对他的寡妇嫂子，还是恭恭敬敬，百依百顺。所以每隔一段时间，孙月清就会让儿子喊来剃头匠，烧下一大锅热水，逼着郭敬时从头到脚都收拾一遍。

而村口被郭敬时当成家的那两棵大树，一棵是杜梨，一棵是榆树。早年间在树的后面是土地庙，前几年挨过炮弹，又赶上兵荒马乱，人心惶惶，谁还顾得上修庙，没过多久那些东倒西歪半拉垮的庙墙就彻底塌倒了。可庙前那两棵树却越长越旺，由于中间没了阻隔，两棵树还越长挨得越近，现在已紧紧地漂在了一起。枝干纠结，树叶搭衬，你拉扯我，我扶持你，远看像一棵，近瞧是两株。它们高出村子一大块，撑起了郭家店的半个天，在方圆几十里以外，看不见村子却先看到了树。如此这般招眼的两棵大树，自然就成了郭家店的标志，成了村人安放灵魂的地方。谁家死了人，照样到树下来“报庙”，人们嘴上不说，心里却把这两棵树当成了土地神。

八路军进村、闹土改、成立人民公社，凡是郭家店有大事，村民们都习惯性地集结到两棵大树底下开会。直到开始“大跃进”，全村的人一夜之间似乎都变成了郭敬时，疯不疯，傻不傻，对这两棵树的态度也全变了。村上的头头一叫号，呼啦便聚集起一大群人，扛着大锯、提着斧头，耀武扬威地来到村口，要伐树去炼钢。只有郭敬时还什么都没有觉察，依旧靠在大树上闭目养神，这让伐树的人无法下锯。这怎么得了，郭家店怎能容忍一个装疯卖傻的人阻挡“大跃进”的步伐。

积极分子们拥上来，抱头搂腰的，拉胳膊拽腿的，一二三就把郭

敬时扔出老远。已经多年没说过话的郭敬时似乎是嘟囔了几句：农民管种地，炼钢炼铁是工人的事，别人的事有别人管……大家十分惊奇，都转头瞪眼地看着他，分明看到郭敬时的嘴并没有动，耷拉着眼皮歪坐在地上，再说怎么看他也不像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。

当时人们都疯魔颠倒，哪还管是谁说的或说了什么，两个拉大锯的人已经急不可待地拉开架势冲上去，对着杜梨树的这边就开锯了……只听得“噉儿”一声，都不像人声了，“啞啞”一声大锯摔到了地上，一个拉锯人的左腿被锯得血肉模糊。

原来他们的大锯没有锯到树上，却锯了自己的大腿！

这怎么可能，他们俩明明是朝着树身下的锯，旁边还有那么多人清清楚楚地看着……人们再拼命睁大眼睛，却还是看到郭敬时眯缝着眼稳稳当地在大树根底下坐着。头头气不过，在旁边气壮如牛地叫喊着，却没有一个人再上前摸那把大锯。喊来喊去喊出了不信邪的人，不用大锯改使斧子，红着眼睛上前推开郭敬时，先往手心吐了口唾沫，铆上劲将斧子抡圆了从榆树这边砍下去，又是“噉儿”的一声，他左手的食指齐根被剁下去了……

这下可把“大跃进”的人们激怒了，他们喊着口号，举着拳头，既然一时砍不倒树，就号召青壮年爬上树去，有菜刀的使菜刀，有斧子的使斧子，先一根根地砍断它的树枝，照样也能炼钢，剩下树干再慢慢收拾。全村的人几乎都来到村口看热闹，重新鼓足了勇气的人纷纷冲到树下，但还没有爬树却被淋了一脸湿糊糊又臭又腥的东西，扬起头这才发现两棵树上爬满了蛇，成千上万条五颜六色、大小不一的蛇，在枝杈间或缠或挂，嘴里流着涎水，滴滴邈邈地喷向地面。其中有一巨蛇，攀附在两棵树的树干中间，张口吐芯，阴气森森……

人们呼啦啦倒退几十步，有人吓得当场跪倒。这时恰好有一群大鸟飞来，不顾地面上的乱哄哄，也不怕树上的蛇，管自落到树梢头，啾啾嘯嘯，鸣叫不已。此时大树底下鸦雀无声，再没有人敢挑头要砍树了。

当人们定住了神儿，从远处再看这两棵树，发现郭敬时又坐回了大树下面，脑袋倚着树身好像又睡着了，那条大蛇的头就趴在他的脑

袋上，人们开始怀疑那些毒蛇是郭敬时弄来护树的。从此，这两棵大树的树皮上长出一种黑漆漆、黏糊糊的东西，粘到手上洗不掉，时间一长了还会溃烂、流脓，再也没有人敢碰这两棵树了。不知不觉的，村里也没有人再欺负郭敬时了，相反地还给他升了一辈儿，无论老幼一律喊他“二爷”。

当然，不管人们称呼什么他都一概不搭腔，顶多是眼睛看着你，算是听到了你的话。不知是谁兴的头，生了病也开始去求他，他既不推辞也不问病情，伸手撷一把杜梨树的叶子交给人家，一般的小病将这把树叶熬汤喝了还真就能好。还有能耐人给这两棵树起了个很顺口的名字——龙凤合株，并很快就在远近传开了，越传越奇，逢年过节竟有人来给这两棵树上供。

## 2. 大 耙

一冬无雪，紧跟着春旱，庄稼种不上，地里干得冒烟。又正值青黄不接，人最难熬，光秃秃一望无际的老北洼里，好像只剩下一个活物：远看像一头牲口，低着头，弓着腰，身后拖着个沉重的大铁耙，在大洼里耙过来、耙过去……四周浮动着一团团白气，燥热而虚幻。

这实际上是个人，一名壮小伙子，郭敬天的儿子郭存先。短发方脸，上身穿白粗布的对襟褂子，下身是黑粗布单裤，脚蹬胶底纳帮的黑布鞋，浑身上下透出一股结实有劲的麻利。他的大耙足有二尺宽，用锃亮的筷子般粗细的钢条弯成，自重有二十多斤，在地面上耙一遍，就如同绝户网在水塘里过了一遍一样，凡被它碰到的任何一根柴火棍儿、庄稼刺儿、草根草叶，都一律被钩起来归置在大耙上。待到大耙上的柴草满了，他才会回到地边，把柴草从耙上卸下来，装到他的荆条筐里。

他的大耙要耙的并不是今年的新柴鲜草，而是去年的干柴干草，可去年村里像抽风一样组织了大镢队，他也是其中一员，将土地深翻三尺，把阴土翻了上来，反把阳土埋到地下，结果不但不长庄稼，就连千百年来生命力最强盛的杂草，也都长得半死不活赖巴啦叽，如今已所剩无几。再加上今年大旱，寸草难生，地里白花花很干净，他像算头发一样拉着大耙在大洼里算了大半天，到天傍黑的时候也才收获多半筐柴草。而且柴少草多，干燥松软，再掺上点料喂牲口最合适。可他无牲口可喂，牲口都集中到队里养着，只能用来烧火。可这种东西不经烧，顶多够做熟一顿饭的。